

榆次文史资料

第八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6.12

写在前面

政协榆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由于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重视，各部门特别是市委党史办、地方志办、市财政局在人力、财力、稿件上的大力支持，广大热心于史料工作的同志积极热情地搜集整理、撰写稿件，自1984年以来，经过三年来的共同努力，已编选79篇，29.6万字，印发了《榆次文史资料》一至七期。为方便读者，从八期起，由16开本改为大32开本，增加了新的栏目，改装了封面并扩大了刊物容量。

本期选编了23篇史实，约7.6万字，重现了我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等不同方面的风貌，这些都是革命前辈们亲闻、亲见，亲身经历的生动史实及珍贵的档案史料，另12篇记述了我市教育、文化、手工业、体育、卫生、集镇等史料。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源远流长的事业。征集、研究、整理和编印文史资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记述历史、回忆往事，目的在于发扬革命传统、服务“四化”建设，激励当代、惠及子孙，为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振兴中华，做出点应有的贡献。

我们热忱欢迎曾在榆次工作、战斗过的同志，各民主党派、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不断地给予支持和帮助，惠赐稿件，并希望各地关心榆次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文史单位和同行们，给予鼎力协作，把《榆次文史资料》办成一个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能够成为本市内外读者共同耕耘的园地。

在此，谨向为我们提供资料，撰稿、整理、编审的同志以及

08 3662-1 188 永盛寶清堂藥行 100-0 100-0

天王，”

目 录

戎马生涯

- 保卫彭总、刘师长赴延安……………张志忠 (1)
- 李达参谋长指挥下的二月反扫荡……………张尔祚忆 陈模整理 (4)
- 闻名太行区的麻雀战……………冀汉三 (14)
- 忆刘耀同志两件事……………李成俊 (16)
- 栖身墓穴盼天亮……………白保成写 陈模整理 (18)
- 缅怀王维则烈士二、三事……………张志忠 (24)

(本栏编校王鼎三、崔德昶)

烽火见闻

榆次抗日根据地的贸易

……………刘有恒、吴建国等忆侯尊五整理 (27)

榆次反修路斗争……………郑景云整理 (29)

八虎子活捉日本兵……………罗立璋述侯尊五整理 (34)

日寇血洗北田村……………郭思俊搜集整理 (35)

阎锡山在榆次暴政点滴……………张宗庆整理 (38)

(本栏编校王鼎三、崔德昶)

文苑圃林

榆次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杨文宏整理 (39)

解放前榆次晋剧班社名老艺人简介

……………永年讲述 郭思俊整理 (42)

榆次画匠世家——米家……………庞玉甫 王常宁整理 (51)

榆次民间音乐艺术及艺人.....潘玲 侯尊五整理(55)

榆次庙堂音乐.....潘玲整理(63)

(本栏编校张雪邨、李林娃)

工艺春秋

榆次工艺局始末.....张子文郭德义整理(65)

榆次陶瓷史话.....张子文郭德义整理(69)

(本栏编校张雪邨、李林娃)

长寿本草

解放前的榆次武术.....弯普果整理(75)

中药材鉴别传统经验谈.....武光甫(77)

(本栏编校梁剑秋、吴廷鸾)

乡镇古今

榆次五镇.....吴廷鸾整理(83)

(本栏编校梁剑秋)

古迹萍踪

旅途见古亭.....周波臣(132)

(本栏编校梁剑秋、吴廷鸾)

民众歌声

人民爱护子弟兵.....郭荣搜集整理(123)

奴家生的苦.....郭思俊 杨元德搜集 郭荣整理(124)

逃难歌.....杨元德搜集 郭荣整理(125)

地是谁们开.....杨元德搜集 郭荣整理(125)

四唱大生产.....赵建伟词 郭荣记谱(126)

(本栏编校梁剑秋、吴廷鸾)

本期作者与编校简介.....(133)

征集编采近、现代史资料的意见.....(135)

保卫彭总、刘师长赴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的榆次县遼村，就一直被路西武工队当做“窝子”，被日伪视为“钉子”而闻名遐迩。当时抗日同蒲副支队长王立岗、榆太祁抗日县政府县长吕惠民、边振邦（曾化名张维荣）、公安局长王维则（原名寇毛猴）张效良等同志白日隐蔽，夜晚出击，常来常往。村子里有近二百户人家，八百余口人。西距徐沟县（解放后与清源合并为清徐县）二十华里，南距太谷城四十华里，东距榆次城四十华里。村子地处三县边陲，因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了河北、晋北等地革命干部穿榆次，越同蒲、过徐沟，由吕梁的交口、柳林西渡黄河赴延安的一条地下通道。

在一九四二、四三两年间，我（当时叫张谦受）作为村地下党组织与除奸小组负责人，曾陆续胜利地完成了护送杨秀峰、蔡树藩等十几位中央领导干部的任务。而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又颇感荣幸的是护送彭德怀总司令、刘伯承师长过路赴延安这一次。

一九四三年农历十月初，地里的庄稼已收割完毕。一天中午，我接到王维则下达的护送过路干部的指示。我与村除奸小组王三狗同志侦察了南面八华里处大常镇、西面十华里处集义村、东面十五华里处东阳镇三个敌据点的敌情，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待到秋风飒飒的傍晚，迎来了彭总、刘师长及其家属共十五、六名同志。带路的是同蒲支队（也叫交通队）副支队长王立岗与中队长王玉珍二同志。根据规定，过路干部一律不准携带枪支、警卫，一切安全由当地交通队与地方党组织负责。可这一回有点不同，不但有武装警卫跟随，还有四匹马。我心里嘀咕：一定是重要首长。（按规定，过路干部的身份，对各交通站党组织是保密的。）事后我知道是彭、刘二位首长时，真把我吓得出了一身汗。

根据王立岗与王维则同志的意见，我把两位首长及其家属、部分随行人员安顿在村西头地下党员梁先印院内西屋，同蒲支队的同志留下部分担任警卫外，其余住在相距二十米的我家院内。可四头牲口目标大，地里又光哒哒的，难以藏身，经再三研究，趁天黑人静，把马牵到了离村一华里处的西北沙窝地，那里的两座旧砖窑正好能把四匹马分两处隐蔽起来。

过了一夜，待到黎明，借着拂晓朦胧天色，我们护卫中央首长转移到村北半华里处的龙天庙内。此庙背靠沙窝荒滩，前有天顺渠防御，一旦发现情况可守可退。

时近中午，按王维则同志的指示，我从村里一家饼面铺（卖饼、卖面、卖酒又卖肉）买来些猪熟肉、月饼之类的熟食，还打了斤酒。当我把午饭送进龙天庙内正殿里时，这才看清了彭、刘二位首长的身躯。只见彭德怀总司令穿一身青粗布衣服，上衣较大，包住了臀部，显得裤子有点瘦，体态魁伟，背着手，面壁而立，好象是浏览粉壁墙上的一些字画。刘伯承师长身着青布大褂，戴一付眼镜，坐在半铺开的棉被上，膝盖顶着臂肘，一只手扶着镜框。王立岗与王维则二同志平静地坐着，好象正与二位首长交谈着什么。当看到我和地下党员王三狗进来时，彭总询问了我俩的名字、年龄。当发现我俩送来的午饭有酒有肉时，彭总严肃地批评了王立岗同志。批评的意思有二，一则，麻烦了老乡，二则扩大了影响。刘师长边按眼镜边接着问：今年护送过多少干部？是不是都这样对待？

这一白天，东阳、大常、集义三个据点的敌人正如我们侦察所料，无异常活动，偶尔远处传来几声枪响，那与往日规律不无两样，是少数警备队员离开据点，附近踯躅，不敢远走，不管有无情况，例行公事，要放两枪。十月天已是昼短夜长，但紧张的一白天对我们护送人员来说倍觉时间长，深感肩负重担，任务光荣而艰巨。我们同蒲支队、县公安局、村党小组与除奸小组参加护

送的同志虽然一夜一天未合一下眼，不敢打个盹，但大家精力充沛，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俟近傍晚，护送二位首长及随行人员由遼村西行，安全到达徐沟境内，把任务交给当地交通队的同志，我们才胜利返回遼村。

撰写：张志忠

校稿：游郁文

李达参谋长指挥下的二月反扫荡

一九四二年，那是太行区革命根据地抗日斗争的艰苦岁月。

这年一月，日本侵略者在太行根据地的周围集结日军伪军一万二千多人，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用“铁壁合围”、“分进合击”、“梳篦战术”、“辗转清剿”、“反转电侧”等惨无人道的战术，开始对太行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企图摧垮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和抗日力量。

春节快到了，榆太独立营全体战士集中在榆次、太谷边境的前庄、后庄一带根据地村庄进行整修。二月二日这一天，战士们高兴地和老百姓一起碾米磨面、杀猪宰羊、互相理发、洗晒衣服、谈笑唱歌，准备提前过节，消除一下长期艰苦战斗的疲乏和劳累。

“得得得，得得得，……”一串轻脆的快马奔驰的声音由远而近，战士们抬头望去，是几位八路军首长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身影，他身着普通粗布军装，腰扎皮带，骑在马上显得更加威武。随着马蹄声由远而近，他那魁梧的身材、清秀端庄的面孔，越来越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李达、李达参谋长来了！”有个战士抢先说。大家并没有说话，以崇敬的眼光，目送首长进入营部的火门。战士中的“土参谋”立即发出予告：“大家做好精神准备，狠狠打击侵略者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果然，第二天早饭后嘹亮的集合号声响了，全营很快集合起来。李达参谋长，分区曾绍山司令员和营长张子祥、政委袁东会、参谋长刘德文做战斗动员，战士们早就想狠狠揍一揍向太行区扫荡的日本鬼子了，人人磨拳擦掌，个个斗志昂扬，把做好的猪羊肉改善了生活，把磨好的面烧成“土饼干”作为干粮，把首长骑的马寄养在老乡家里。空室清野也安排好了。真是万事齐

备 只待一声令下就可投入战斗了。

初战三县塙

二月五日下午，驻榆次的日伪军约一千余人，举着太阳旗、端着枪，从长凝镇出发经沟口村到了庆城、霍城村。然后分数路由段家塙、杏林塔、土槽村扑向三县塙。

太谷县也有一千余日伪军，从范村、袁家庄、前庄等地经姑姑庵进攻三县塙。

三县塙是榆次东南八缚岭、太谷东八缚岭和和顺最西交界的一个海拔一千八百米的山岭。白天从岭上可以一览榆次的整个路东根据地和太谷一部分根据地还可以看到和顺两条河川里的许多村庄。敌人以为占了这个高地就能白天瞭望行人，晚上观察灯火，以发现太行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就可以居高临下地围歼扫荡抗日根据地。

李达参谋长根据侦察的情况判断，两路敌人用得正是分进合击的把戏，敌人的先头部队武器精良十分猖獗，不能和敌人正面硬拼。应该避开敌人的正面进攻，引诱敌人钻进埋伏圈，然后一举歼灭。

为此，李达参谋长和张营长他们召集榆次太谷两县的党政军领导研究，请他们组织榆次二区、太谷五区武委会和基干队配合独立营大摆地雷阵，开展游击战和麻雀战，时刻准备围歼日军。然后命令独立营三连一个排到前庄与日伪军接火周旋。

山坡上的午餐刚过，三连在前庄打响了，他们与敌人打了一阵以后，佯做节节败退的样子一面打一面向姑姑庵方向撤退；日军先头部队一百多个鬼子横端着带刺刀的枪在后面紧追。三连的子弹越打越稀，日军的追击越追越快。后面的日军见前面的日军“打”得很“顺利”，也紧往前赶，急急忙忙向姑姑庵一带搜索前进，逐渐逐渐，敌人的先头部队全部走进了独立营的埋伏圈。

“轰轰！”这是李达同志安排的前庄民兵在敌人后面拉响了地雷，为埋伏圈“封口”，敌人没有后路了。

“轰轰、轰！”后庄地雷响了，随着周围的拉雷，敌人脚下的踏雷，一个接一个地响起来“轰，轰轰轰！……”

日军在轰鸣的地雷阵里继续朝姑姑庵方向扫荡，无目的地乱放机枪、步枪。后面还有由日军押着的一百多民伕为日军赶着骡马，驮着粮食枪弹和輜重，慢腾腾地跟着。

一会儿，日军全部走在独立营埋伏的路上，战士们以仇恨的眼光举枪瞄准前面的日军队伍。

这时，李达同志向张子祥轻轻点头示意，张子祥忽然左臂一挥怒吼一声：“打！——”全营的机枪步枪向敌人猛烈射击，子弹像暴雨声一样落在日军队伍里。突如其来的袭击使敌人十分惊慌，日军士兵鬼哭狼嚎，乱作一团。敌人头目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十几具日军尸体丢在路上了。

“嘀嗒——嘀嗒——”冲锋号响了，独立营战士在一片喊杀声中迅速地冲了下去，经过十五分钟的肉搏战，这一股敌人被消灭了。还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粮食物资，解救了许多民伕和骡马。敌人大部队赶来营救时，我军已撤得无影无踪。此时太阳已经落山，敌人慌忙调头逃走了。

坐山观虎斗

二月十三日，独立营侦察到榆次一路日军约三百余人将经过大佛寺向姑姑庵进攻；太谷日军也将出动四百多人，顺着后山庄背后的山梁向上直奔姑姑庵。敌人的企图是要把独立营合击在姑姑庵一带。

李达参谋长分析了敌人的进攻形势，选择好有利的地形，做了周密的布置。他指示张子祥命令一连副连长王玉珍带一个排埋伏在大佛寺上面一个既利于进攻又便于撤退的地方。

天刚蒙蒙亮，南北方向来的敌人同时顺着南山坡和北山坡往山上爬。王玉珍他们盯视着山梁两面的敌人，按兵不动。等到南北山坡上的敌人相距大约二百米的时候，王玉珍他们突然用猛烈的火力居高临下向南北山坡上的敌人同时攻击，两面的敌人立即向上猛烈还击。待火力全面展开以后，王玉珍他们沿着预先选好的路线悄悄地迅速撤出。两面的敌人接上了火，因敌人分别在山梁的南北两侧，都认定对方是八路军。其实独立营王玉珍他们早已撤到山梁后面，坐山观虎斗去了。

“轰隆隆、轰隆隆”南山坡上的鬼子在猛烈地向北山坡的鬼子轰击。

“轰隆隆、轰隆隆”北山坡上的鬼子给南山坡上的鬼子以毫不留情的还击。

日寇双方从天明打到上午九点，独立营的战士们看得开心极了，有的还互相咬耳朵说：“李达参谋长指挥着两面日军互相打仗，真够有趣。”

九点多钟，两路鬼子都冲到梁上，才发现谁也没有打住八路军，两败俱伤的都是日本鬼子，双方死伤不计其数。日军头目互相埋怨一阵以后，抬上同伴的尸体，扫兴地各自归营去了。

巧布地雷阵

进入二月以后，日军每天以两千多人的兵力向榆次太谷抗日根据地扫荡，他们在太谷彭家庄和榆次的庆城之间来回运用“梳篦战术”、“铁壁合围”，反复扫荡极力寻找榆次、太谷的抗日党政军机关驻地。敌人经常遭到游击队和民兵的袭击、地雷爆炸。搞得疲惫不堪。二月二十日敌人两股部队都集中到三县壩的制高点上，以改变战术，利用制高点的优势居高临下对我根据地继续进行扫荡。

得知这一情况后，李达参谋长说：“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

逞，我们要拖住他们，使他不能进犯我们的根据地。”

于是李达参谋长组织独立营和榆次太谷的党政机关人员傍晚在三县端附近相距十里左右各村吃饭活动，饭后，十点钟以前埋好地雷，炊烟不息、灯火不灭迅速撤离到别村休息。

二月二十二日傍晚，敌军从三县端向前庄观察，村内炊烟处处，灯火萤萤，得意地说：“找到了，找到了，那一定是八路的军营。”日军连夜出动七百多人，在拂晓前把前庄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天还没亮，敌人就以密集的炮火向前庄轰击，紧接着几百人杀气腾腾地冲进前庄，满以为这一下把八路军的党政军机关全部包围在里面了。进村一看却连个人影也没有。到村边四处搜寻反而踩响了地雷，十几个鬼子先丧了命。日军扑了空，只好烧了一些房子窑洞，垂头丧气地撤走了。

二十四日，敌人从三县端看到榆次段家端村忽然熙来攘往人声鼎沸，以为一定是榆次抗日县政府转移到此。决定晚上向段家端偷袭。

晚上，日伪军三百多人偷偷窜进段家端准备凌晨进行扫荡。结果村里连老百姓也都撤走了，有的只是地雷。村里老百姓门上有地雷、路上有埋雷、地边、井旁都有雷。敌人到处挨炸，连路都无法走，只好提心吊胆窜回三县端。

奇袭日军营

二月二十五日，传统的元宵节快到了。李达参谋长和随行人员把他的指挥所转移到姑姑庵村后面的山顶上。张子祥营长向李达同志汇报了两昼夜以来侦察的政情，李达参谋长安排了准备强袭日军营的部署：独立营战士每人带三至十颗手榴弹，到离敌营二百米处待命，每人系一条白毛巾作为标记。以三支土火箭为发起总攻的信号。不见信号，不准开火。

按照李达参谋长的部署，一连、二连的两个排由后庄越过三

道梁三条沟快速运动到三县墙附近。三连从榆次的土槽、南豹出发爬过小甘沟向敌人运动。

夜深了，黑沉沉的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排成梯队，冒着严寒往三县墙的南凹上爬，心里计算着离敌营的距离：

“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大家心里默念着。

已经摸到离敌人很近的地方了，前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敌人的简易帐篷和懒洋洋地来回走动的哨兵。前面的战士甚至可以听到敌人流动哨的脚步声和帐篷里传来的呼噜声。战士们放轻了脚步，急切地等待着那三支土火箭。只要命令一下，个个战士都会象猛虎一样扑向侵略者，奋力拼杀，把敌人消灭掉。等呀等呀，那土火箭总是没有上天，有的同志心里在想：“大概不会是土火箭受了潮吧？”“……？”

“呖——”

“呖，呖——”

三支火箭带着三道亮光冲天而起，土火箭的哨声未落，指挥员放开嗓子长长的吼了一声：“打——！”

岭南，岭北无数颗手榴弹往敌人帐篷里飞。距离只有三、二十米，手榴弹几乎弹无虚发，颗颗炸落在敌人帐篷里。手榴弹的爆炸声伴随着鬼子的惨叫，烟雾里、光焰里敌人的肢体和枪支在飞舞。

一会儿，帐篷里的敌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都不动了。战士们迅速地向温家沟撤退，这时山顶上的敌人才发觉了，朝着三县墙无目标地放起机枪来，机枪无精打彩地好象在应付差事，又象欢送独立营胜利后撤退的礼炮。

第二天上午，三县墙上日军的军营附近燃起了数堆烟火。山上搞得烟雾腾腾臭气熏天。用望远镜一看就知道，那是日军在焚烧他们同伴的尸体呢！

调敌军下山

上山扫荡的日军虽然四关挨打胆战心惊，却迟迟不肯下山。因为他们的主子清楚地知道八路军的党政机关都在山上。

李达参谋长说，榆太地区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应该坚持贯彻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二位首长的指示：敌上来，我下去，把它们的老巢打了个稀巴烂。那样敌人就会很快下山了。

于是，二月二十八日，营长张子祥带一连和便衣队迅速下山横过同蒲路，插到路西榆次、徐沟、太谷一带。这一带是张营长最熟悉的地方。一周内就袭击了日军控制的榆次西车站，大张义村敌据点，集义镇、北格镇消灭了一些敌人，缴获了不少物资。

李达参谋长和袁政委带领的营直部队和二连深入在广大平原地区，除开展对敌人的政治攻势以外，还于三月三日晚上十二点钟在榆次修文和东阳车站之间炸翻了日军一列火车。五连在正太线上破坏了北合流至东赵的铁路。榆次路东根据地还破坏了榆黄公路、割断了长凝到黄彩的电线，使敌人交通中断，耳目闭塞，前方后方坐卧不宁。上山扫荡的日军终于不得不准备逃窜下山了。

激战向阳河

得到了敌人准备下山的情报，李达参谋长急忙把几位参谋人员和营首长召集在梁坪村一个老乡家里，研究如何打击逃窜的敌人。大家判断敌人只能从原来上山的路线逃窜下山，独立营应该找一个非常有利的山地，狠狠截击日军，克敌制胜。

在太谷县岳家庄与郭堡中间有一段山路，沟壑纵横十分险峻，又是日军逃窜的必经之路，是截击敌人的好战场。根据得到的情报，李达参谋长命令四个侦察员长途通讯，给在平川活动的张子祥营长和营参谋刘德文等紧急指示，要求他们在三月八日以

前把部队集中到太谷五区坪富村、郝家庄一带。

岳家庄和郭堡就在太谷向阳河的河川里，两个村都在河的东岸。河川比较平坦。河水只有一尺多深。郭堡到敌人的据点范村约有十几里地。李达同志选择岳家庄到郭堡之间，向阳河的一个硬拐弯地方作为伏击地点。这里河弯对面有一段约百米长的山坡，独立营的火力大部分埋伏在这个山坡上。

和向阳河平行的大道，就是日军逃窜的路线。三月十日上午十时，埋伏在山坡上的独立营战士听到从彭家庄方向传来一阵稀疏的枪声。大家都知道，这是敌人的队伍已经穿过彭家庄。那稀疏的枪声是独立营三连在敌人尾部“甩羊鞭子呢”！——用稀疏的枪声告诉敌人“快点走，别磨蹭！”

敌人倒很听话。不到中午，埋伏着的独立营战士就看到远处山路上荡起了滚滚尘烟，象一条土龙。敌人的大队人马紧紧跟在前卫部队的后面，人嘶马叫影影绰绰向着独立营的埋伏地徐徐而来。有的战士约略地清点着敌人的数目：“一百，三百，五百，八百……”将近一千人的日军队伍，后面还有辎重和抢来的牲畜……。

看着看着敌人全部走入独立营的截击阵地。李达参谋长满有把握地命令：“打！——”

“哒哒哒……”

“轰！轰隆隆！……”

独立营的各种武器，居高临下向敌人的队伍开火。顿时敌人倒下去一片，敌人失去了指挥。前面的日军队伍和后面抓来的民伏、牲畜、辎重正好从向阳河河弯处分成两段，前后不能援救。独立营的火力集中射向前面，前面的敌人乱作一团，只能连爬带滚地往前面跑；后面的民伏牵着牲口、带着辎重不走了，准备把这些物资全部交给独立营。

“嘀嗒——嘀嗒——”冲锋号响了，战士们个个犹如猛虎